

^ 16
2493
7



邱海二公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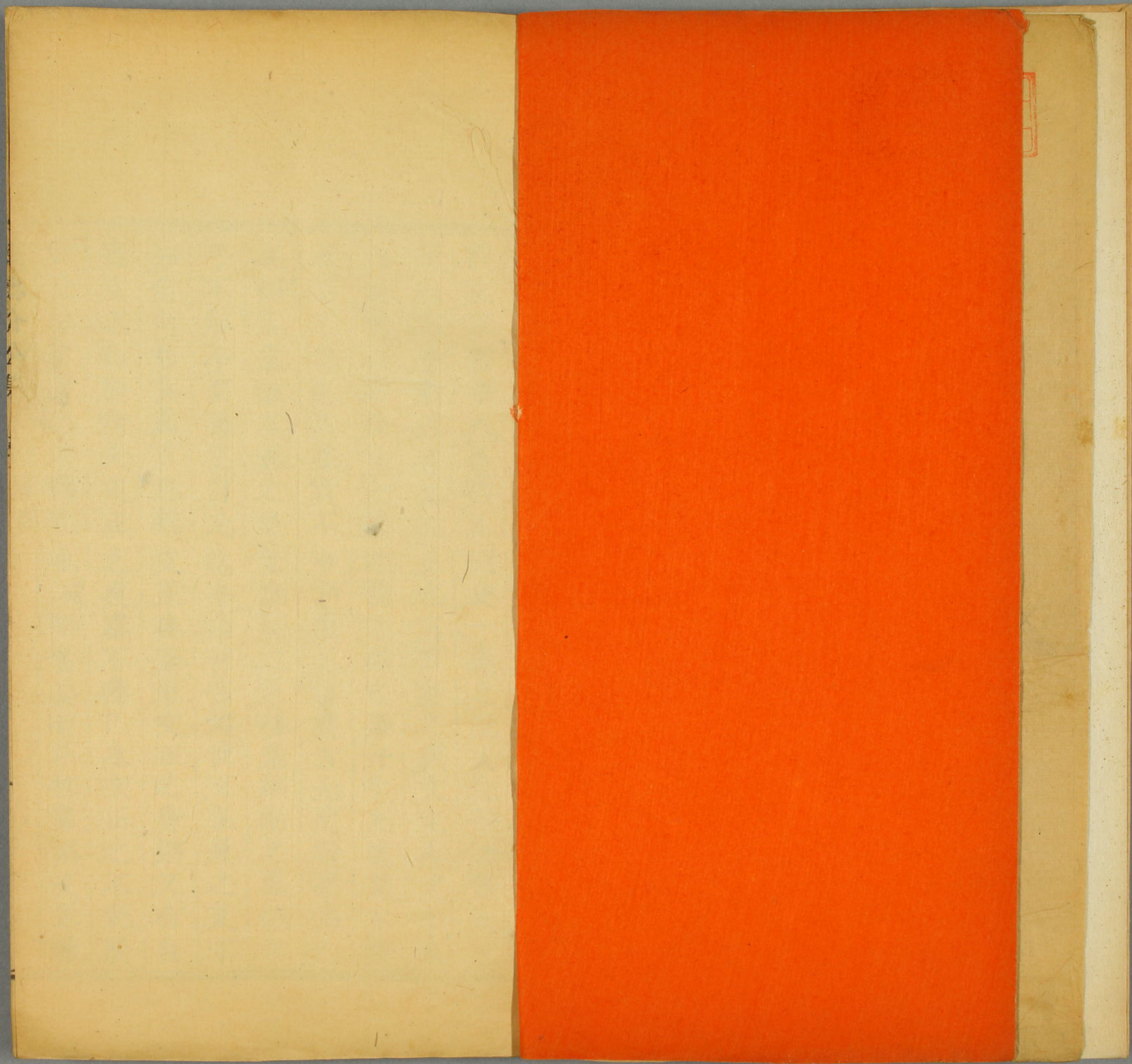
和16

2493

10-7



門へ和6
號 2493
卷 10-7



藁引

許文正嘗語人有書也須焚一遭之說夫坑儒焚書秦之
所以爲暴無道也而文正之言若秦之與文正非與秦也
自炎漢以迄於元紀錄之繁文籍之盛汗牛充棟災木費
紙不足咎也其聲實不中乖違正道爲古先聖賢累爲六
經語孟盡誠若莠之亂苗鄭聲之亂雅樂鄉愿之亂德君
子不容不深惡之自元迄今殆有甚焉使文正見之又
知當何如其爲言也然文正與秦至文正之身則又有魯
齋文集行於世夫文正之與秦不得已也文正之不免於
爲文亦文正之不得已也

端

平昔安有所作濫稱文章者

欲效近代唐山人置瓢棄之江流之中以還造化而又私
念以爲出之吾心本諸性命造化賦子於我而我爲洩之
或於六經語孟有輔翼焉且今時俗議論自以爲是牢不
可改亦或有以破之暴秦有作不居可焚之列夫吾人有
言莫非造化置江流以還造化不可謂無見也然天下之
人賦子稟受出之造化猶之我也或惑焉而踐之有未盡
或反焉而行之有不中操造化之子於我者相與覺焉且
同志之士得有所執凡我言之未當議之未詳取爲我規
正我也人也互相砥切均得以還夫賦子稟受之故較之
唐山人所爲有大焉不謂爲可耶近時文人有作必求名

人君子一言置簡首謂也附驥尾亦一日千里而借其言
以信之天下後世也夫使吾言無當雖聖人吾與焉天下
之人其心其性原之造化是非有公不能餘也使吾言於
道亦有合焉聖人不吾與天下後世不吾與吾心具一造
化自有的見不可轉也夫人有言亦求之吾心質之先聖
以參考焉而已矣不信之人心而信之人言非信也用是
不自嫌忌敢本昔所作自編叙自爲一語識之以告同志

嘉靖壬戌仲夏朔日瓊山海瑞園開甫書

海忠介公傳

同郡梁雲龍撰

海公諱瑞字汝賢一字國開其上世未詳在國初以軍功
世廣州衛指揮某者隸籍番禺洪武十六年答兒從軍海
南著姓瓊山不數傳族氏蕃衍有諱寬者領鄉薦知閩中
縣事卽公大父寬子廩生諱瀚卽公父也公生而秀挺稍
知識直欲學做聖賢以聖賢教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識
其真心率其真而必爲聖賢不爲鄉原力破夫無害從俗
之說居室間人所易忽公獨謂此正君子造端之道位內
位外飭已刑家一切男女僕役至老歿不踰閭闔相往來



處伯仲嫻姬肅肅離離坐立跪拜惟禮是閑從子鵬與公
年埒同鉛槧同上春官言必名事必稟母稍假司徒郎二
溪楊公鄉先達年最長於公爲姪壻公纔弱冠必持叔丈
禮不以長故貴故少貶在郡庠郡博且嚴敬之其論文則
曰不過如畫師之寫神耳窮一生讀書作文於家國身心
毫無補益何異宋人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乎故
公之用心匪特恥爲聲詩卽古今文詞要以闡發性靈而
止不稟古則而自成一家大率如其人云嘉靖丙午督學
林公刮目公文廉其行誼大加獎賞適出婦某訟公且誣
裝資林公詰問以出妻令其可嫁對至所誣裝俱不辯惟

償而已林公益重之已酉督學蔡公試題有不曰白乎
之句手公卷珍翫移時因詢公隱事歎曰茲所謂涅而不
緇者耶壬子舉孝廉會試不第卽毅然曰士君子由科目
奮跡皆得行志奚必甲第遂就教而瓊方平剿黎岐未定
公始舉于鄉所對平黎策有開道立縣之議得者已才公
經濟至是伏闕上書復申前說聞者矐之下兵部議覆獻
圖說計便宜燦若指掌而議竟寢授南平學教諭首揭朱
子白鹿洞五規輔漢卿會粹六條并摘鄉原忠信廉潔之
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棖剛者之辨反覆啓迪以
發真心諸生講讀升散必宿號舍家有冠婚諸事稟請循

禮而行甚而減年微細亦曰卽此陷於不誠更學何事相
見拜揖外不許更持一貨物進叅謁禮儀斷斷執會典憲
綱力以其身爲標幟明倫堂不跪道傍不跪迎送國門不
出上官至一見後不復同有司作三日揖郡守諸大夫視
學升堂教官謁左右跪公居中挺立諸大夫色靚語侵曰
安所得山字筆架來蓋指公也公志在行道謂區區禮節
不見諒此闕陷世界何能有濟遂告休郡丞某恚公甚欲
聽去太守某獨媿悔曰彼所執是吾誤也時大司空朱鎮
山公爲閩學憲聞之再三慰留聘赴正學書院脩書按院
至率諸王侯郭門有分子道某先進見公長揖不跪吐舌

曰世有若教官耶會典憲綱故事久廢獨創舉于公更相
歎服抗顏南平四年如一日守相臺察咸交稱之閩中驛
傳不命有司獨檄公酌議公謂驛遞千瘡百孔盡由近年
關文冒濫所致畚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復國初五馬三
驢之法此爲上策若因職級崇卑應付多寡而借關不行
中策也禁止迎送勞擾就中稍爲調停節減下策也蓋中
策下策公已謂非國初之舊而公之由縣令至巡撫則從
上策矣戊午擢知淳安縣事履境睹痛苦萬狀歎曰天下
事都被秀才官做壞了豈直不方貪殘剝充囊橐者卽賢
者亦鄉原正道交戰胷中用是申飭所行事宜由縣而承

而尉而師儒而里老而生員而吏胥著爲令曰淳安政事
相與執守之其自奉也俸薪外絲毫不侵家僮下令樵採
庭甚清閒吏書無事聽其從農從商里甲故用銀每丁至
四五兩公只徵二錢有奇百凡用度取足於是上官檄縣
取金餽舊多委曲應之公惟於贖鍰內辦有則送無則已
撫按出例陰遺其吏書無則禍至公獨曰充軍歾罪寧甘
受安可爲此穿窬舉動外官入京有交際謂要做官不得
不如是公獨曰盡天下而不爲上官之路豈盡不遷又盡
天下而惟上官之路豈盡不黜安可身居下流也淳故多
濼祠社學獨缺公殿祠宇爲社學振興士子以道義不以

勢利時都御史鄢氏挾權相總制八省離政威燄赫甚其
子過淳安索夫馬不與怒捉輿臺非理凌虐公不顧密執
鄢關防詐僞中所云申文得鄢批悉捕按如法先是鄢憲
令巡歷所至務爲節省而其實不然大率有司皆窮極淫
靡事之動費千百計程當一日至嚴嚴守相戒盛供具以
待公獨上稟曰傳聞所至與憲牌異欲從憲牌懼招尤欲
從傳聞恐違憲下邑疲敝未知所從鄢接稟怒甚然素聞
其強項亦斂威去嚴守知公具稟故慮禍且不測迨鄢事
竣嚴諸官故無害太守謝曰好了淳安百姓難爲汝難爲
汝然鄢雖陽屈公陰嗾私人袁巡離曰不驅海疆項何以

持風憲體衰旣受頤使按淳又見公迎送不遠供應不隆有所鈞付不唯唯應諄曰汝卽欲學府官樣還未還未已而公給由申呈駁云方呈給由已爲陞任狀不准考竟論公然公無事可摘尋有通判嘉興命又以袁論故仍以原職改調公聽調赴部未鎮山公貳銓曹矣隆冬盛寒公見猶服絲布且敝朱公曰卽貧不能製一官服耶公始易一黃石絹朱公爲言公清望於家宰嚴公其鄰邑興國適缺令遂改公補之公抵任察地瘠民貧歲徵不滿什之伍弊在浮糧乃條八事上南贛都御史吳堯山公次第請行獨急清丈清丈甫畢陞戶部主事蓋鎮山公力也公以太恭

人怯北寒發王恭人攜二男隨歸輕身北上旣視事見肅皇帝一意立脩綱紀廢弛慷慨上陳責皇上以父子君臣夫婦之薄土木醮脩服食桃藥之妄散爵祿耗精神君道不正臣職不明之失批鱗逆耳侃侃數千言疏始入訪同鄉庶吉士王公于玉堂公署自分必歿所遺後事惟白金二十兩曰歿於爾乎殯還我首丘足矣對酒論文談古今治亂興衰甚悉語及士大夫立身行己惟以事事認真集義養氣爲主徐曰今之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原正道何由而復語畢從容赴朝房席藁待罪鼎鑊自甘絕無纖微可憐之色乙丑季冬疏入逾年丙寅數月

不下時有廠衛人在公左右偵探公終日子子無所顧畏
一日忽下公獄論中外失色聞公疏入時上創覽怒甚
抵其章於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感動太息稱有比
干之忠又密諭輔臣云他說的都是理但言過激爾遽加
刑戮恐後無此人丁讞獄雖上竟畱中莊皇踐祚首奉遺
詔出公於獄復原職尋改兵部主事丁卯晉丞尚寶旋丞
大理右七月轉左適有波羅之役奉使回省公遵令甲行
出使禮三司諸公率以鄉官忽之而公自處甚峻十一月
陞南京右通政復迎太恭人就養已巳春正月改通政司
右通通政提督贍黃六月陞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巡撫

應天撫故與按竝彈壓一方欲有規畫必衡騰後行公則
謂撫按各有專責不得相侵獨以昔所爲教南平令淳安
興國者潤色擴充爲督撫憲約意蓋主於黜貪墨搏豪強
矯革浮淫釐正宿弊令旣布郡邑吏凜凜競飭賅者望風
解印綬權豪勢宦斂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有顯者赭其
門第以居聞公明日至一夜遂易而黜監造中貴某素驕
橫出入肩輿八人一見公卽貶損肩輿人遂減半吳故有
淞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畝灌溉弘多被潮嚙淤爲陸議
濬者屢迄無就民有謠惟海龍王始開得耳至是公議開
實應民謠按院某者素惡公壓已故爲相左且欲按劍尋

其後公毅然任之措處公羨召募丁作乘輕舸往來江上督畚鍤不旬月報竣役成而民不勞按院某驚歎曰萬世功被他成了至今吳民德之江以南貧富相傾弱者率投獻田地豪家以爲奸利而化離瘠苦之狀接於目侵占壓奪之訟聚於庭公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恩厚如華亭相公家亦義勸其退田不已蓋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行井田井田壞而不復惟有亟奪富民田一法至不得已而限田而均稅下下策矣然猶井田遺意故兩率疲邑皆用清丈茲又令獻贖還贖意亦仁哉顧勢豪沿襲腹誹唇稽竟以奪富民田中公而舒戴給事章交至解撫事專督南京糧儲方巡撫候代而糧儲裁革實以計去公也公以庚午四月回籍開門却掃爲終焉計自始仕至此十八年祿入僅買居第一區祖田十畝外無益惟治太恭人葬事兵憲陳公助賻金始置墓田數畝耳居恒不給交際所入輒周戚里貧乏邦大夫造廬諮民瘼問行政得失必纏纏正言之恥面諛亦罔及其私曾有吏書算田畝陰爲公減一畝八分公清出不謂其厚已面正之山水諧癖一無好惟喜讀書所著述如秦伯等論多破除俗謬尤樂引進後學家居十餘年日爲課蔬論說經義不輟平生有用世志嘗讀嚴子陵傳至足加帝腹歎曰吾人一身備萬物之理當

以萬物一體爲已任有君如此安忍負之歸未幾薦者踵至都諫雜涇坡等會薦有忠實日月望重華夸之語兩奉
上命遇清散員缺起用滿是御史若詹若襲若梅若王都
御史若郭給事若王各具疏薦甲申冬鄧按院純吾報命
如會薦然乙酉正月起僉南臺御史未至以爲南吏部右
侍郎海內聞公起莫不舉手加額公是時年已七十有二
矣聞命束裝就道自瓊至覘門家僕皆徒步有一小僮亦
祇攜附前輿不與馬又自五羊至上新惟坐一小船寂無
知者五月履任家宰丘月林未至公署部事見兵馬司
票取辦公讎百物又見該坊各衙門取應票共三百餘

紙歎曰以五城當一京十百官出入用度之擾誠難而苦
矣吏部長六曹安可不念先百姓遂張示禁革故辦事官
吏有輸銀公費新任賀禮一切革除并疏治安要機謂欲
安百姓先守令欲督守令先司道欲督司道先撫按而致
望于閣部諸大臣歸本於君身治安之要誠無易此顧獨
憤貪殘滿載論劾不止者蓋起於改枉法賊八十責絞律
從雜犯准徒許贖非重刑決不能懲以故援霍文敏請復
枉法律疏因及國初尚有剝皮囊草特以明其言必可信
觀者不察遂謂欲剝皮令焉且歷舉今政以責難於君曰
願皇上以茅茨土階之心居九重金闕持智者行所無事

之術御一日萬幾見堯舜母見天子言真語切而近於意
卽帝心亦且難之甲申二月疏上則有南右都御史命矣
公用世極銳上用公亦極銳漢歲三遷成屬睿睿自此疏
出忌信參焉梅房御史遂憑霜雌黃大使詆擊惟彭君遵
古諸君壽賢願君允成三疏乃足昭正氣植善人耳公雖
拜命履都御史任而歸志已決屢疏乞骸骨第國是未淆
主春未衰火甲夫差題議未定持且大計愛憎叢煩是非
難一公獨與冢宰李公秉公正母縱母苛衆咸服之至
火甲止爲地方防守原無襍差今一京千百其官率於茲
焉取用雖節經題革亦竟廢公乃一正之使宮不侵民民
不病官總之爲簡可照煩一冊上以稽下以應留都民若
弛重負出湯火矣比夫議既定歸志益決六乞骸骨不允
丁亥秋卒於留都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錢猶扣同
病不藥臨危男僕猶不入內無一語及身後事檢篋內僅
祿金一十餘兩綾袖葛各一子姓兄弟無一在側二媵四
僕又愚弱不任更衣沐浴舍歛悉都御史王公與諸御史
左右襄治噫公何以得此於諸公哉南都諸縉紳相顧悼
曰天不佑善傳正人氣奪百姓悲號若喪慈母上聞之咨
差纏惻申命秩宗希典禮祭八壇水衡致金錢庀窀穸遣
行人治葬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

...

...

...

...

...

...

...

...

...

海忠介公傳

閩中何喬遠撰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自其為舉人時則上書言其本土兵
 事謂瓊州一府顛獨海中其地綿亘二千餘里黎岐中盤
 州懸旋外譬之於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黎岐為寇心腹
 之疾也古先王治夷狄寇亂征討去不窮追蓋施之要荒
 地若瓊之黎岐與州縣百姓雞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
 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出入往來自坦路自國初以至
 今日戍守整飭之費姑且未論若弘治十四年則征昌化
 縣黎矣嘉靖二十年則征陵水縣黎矣興師十萬餽餉以

海思公集 何一
數十萬動以三四年之力竟不能使黎寇警服劫郵殺人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邊聞黎患痛瓊民歲月罹害虛費兵糧迄無一臣爲地方長久計以舒陛下南顧之憂者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自瓊山縣轉西歷諸縣至崖州計程千百里自崖州轉東復至瓊山縣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圍三經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而黎岐盤踞其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至今日害我赤子如此之毒費我兵糧如此之多文武二臣無人竭力盡忠爲瓊遠計爲陛下當事者是以黎寇

移去大兵一退旋耕其田旋處其地生長積聚旋又寇害若使兵後再計開通道路設置縣所城池時其中間則犄角形立蠶食勢成日摩月化無復黎矣夫黎人所居皆寬廣峒場膏腴田土非得其地不可耕而食也諸黎有輸賦役者有習書能正語者非得其人不可蓄而使也向弘治中開道立縣可無嘉靖大征嘉靖先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鷓鴣年年守戍諉之曰地險且惡勞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夷狄之說皆苟祿偷安不爲陛下當事者也今距大征僅三歲許黎人尚懷我威遺黎尚未生聚開道立縣正惟其時惟陛下勅下兵部使兩廣撫按熟計之卒不施行

一再落第便就授南平教諭曰豈必甲科乃行所學哉既至御史行軒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謁瑞平立不跪曰若至臺院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子地不當屈體兩訓導夾瑞而跪瑞立其中時語之筆架博士瑞教諸生以古聖賢道束脩餽遺盡却去上官始怪之後知之反加禮諭等遷淳安知縣所以爲縣革去常例之無名者俸薪外不取絲粟僮僕出縣舍艾楚中林吏胥公事畢各還家爲農治生從其本業其治縣精詳凌襍煩屑無不明清至於丈量之則兵陣之法濟饑之物草木之實悉出示民總督都御史胡宗憲子還自父任索驛夫不給倒懸驛吏傳亭

下瑞曰胡大人清廉無二出教當其行縣時屬官不得侈帳具續食今其裝重甚盛必非胡大人子發裝金數千納之藏馳告宗憲宗憲無罪也都御史鄢懋卿以總理鹽法行部携妾自隨妾裝五綵輿十二女昇令長跪上食廁飾文錦溺器用白金至瑞縣供帳甚疎言邑貧不能容軒蓋請遂行懋卿怒甚故聞其發胡總督裝斂威去瑞之言曰知縣者知一縣之事一民不安一事不理皆知縣責也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昆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只可潔已不可潔人人生謗若謂不可認真認真取禍不

顧朝廷之背否以鄉愿自待以鄉愿待人棄吾子姓欺吾昆弟莫甚焉加派增賦取民之財以奉過客悅鄉士大夫與士子者能此謂通不能謂拙其言曰不過一開口而已不知此口一開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開也曰不過費一紙而已不知此紙一發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發也夫絹出於桑糧出田畝朝廷取民不爲厲也加派增賦動以朝廷爲口實爲欺與謗抑何甚哉竊見今天下人才嘉靖不如正德矣正德不如弘治矣弘治又不知成化矣先朝待士以薄今以厚也待士以薄非薄士也重道義不重勢利雖有餽遺取成禮而已故其時士子勢利之心輕待

士以厚非厚士也勢利矣士子未出門而勢利之心先及得一官何所不至然則先朝待士之薄乃厚士也今日待士之厚乃薄士也夫所謂待士之厚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取之民而已昔之士子勢利之心不生故人皆得殷殷屯屯今之士子生其勢利之心較之昔人居官所得十百千萬然則小民之多困億士大夫多富足致之也士生先朝何幸遇待士之薄使已無媿於士民生今日何不幸待士之厚奪其衣食日就困億哉瑞居淳安三年遷嘉興通判矣與同時爲慈谿知縣者霍與瑕亦粵人其清鯁不屈類瑞鄢懋卿嫉巡鹽御史劾之瑞與瑕俱落職瑞以故

秩調興國治如淳安擢戶部主事是當世宗末年既至上
疏曰臣請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以求萬
世治安臣聞人君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位任至重故養
君之道宜無不備而責之臣工使盡言也過爲計者乃曰
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治矣不治憂之主明矣不明危
之將無使人眩瞽莫決趨舍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
美過曰過披肝握膽以忠憂危昔者漢臣賈誼陳策文帝
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謂未也夫是非愚
則諛夫漢文帝慈恕恭儉有近民之心多未遑之理不究
所不勉以安且治當之所名愚也不究所不能以安且治

頌之所名諛也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
何有漢文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
啓聖之祠瘞斥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
天下忻忻仰大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然文帝能充
其仁性節用愛人一時民康物阜粟陳貫朽三代而後稱
爲賢君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
思想望長生一意脩玄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
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毀謗
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宮居人謂
陛下薄於夫婦隔并屢臻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

萬方則效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
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無財
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然而世俗世論
尚未清明則陛下不及漢文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
矣陛下過舉羣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
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則旁
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諂辭以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
下若是者臣以爲大欺夫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
敗以不事事敗有不足當陛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
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賤薄臣工諸臣所言或不免已私

或不詳審撓亂政事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
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是已拒諫執陛下三事之不
當臆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誤陛下終於不釋諸臣欺君
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
之謂也陛下之誤大端在修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
聞自古聖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
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陛下
尊陶仲文號之爲師仲文則旣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
獨何爲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臣聞伏羲御
宇龍馬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天不愛道實有此瑞丸

疇八卦顯之聖人開示天下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
誣也宋真宗獲天書乾祐山孫爽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
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徑行耶云天
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玄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
聖意投桃託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矣太甲曰有
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近觀
嚴嵩遜陛下者也而平居貪竊戶部尚書梁材逆陛下者
也而歷仕有聲然而在位諸臣尚鵠突依違寧希嵩之順
不敢效材之執者陛下所爲有以牽制其心也陛下誠翻
然悟悔日旦視朝與輔相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

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數
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臯夔伊傅周召之列明良喜起吁咈
都俞重四民舉富教端士習清仕路裕邊儲蘇敝困久任
將吏選練軍士內之宦官宮妾外之蔭恩叙勞多有無事
而官者上之內厨內庫下之寶物貨賄多有無用而積者
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節省
間爾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諸臣必有爲陛下言
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間爾陛下爲此非勞
也九卿總綱百職分任諸撫按科道糾舉清肅於其間陛
下持體而稽要焉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

之恭也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洽薰爲太和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繇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疎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寵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嚮留神省察帝故自比堯舜以堯名齋而瑞謂其不及漢文疏上大怒抵之地已又再取讀太息自悔留中者數月始帝怒時拍几叱咤一日撻諸宮婢宮婢嚙曰皇帝受晉海瑞而泄忿我輩帝密訪外誰與瑞同商者同官見瑞

皆避去宦者黃錦以恭謹幸上問海瑞何如人對曰瑞自知謗觸當萬死訣妻子待朝次鬻棺一具負入木而已願其人剛直有聲居官絲粟無所取上亦爲動曰忠哉是臣可比比干第朕非紂耳是時天子春秋高惡言立太子事其春移疾西苑數月煩悶不樂因召大學士徐階議內禪曰畜物諫朕是也瑞英安能視朝如曩時階方諫止亡何手筆瑞瑞君送錦衣長繫之上有旨皆名瑞畜物然心知瑞無窮治意錦衣歸上刑部比子焉父律竟留中郎中何何上上帝怒杖之百下獄禁錮亡何上崩莊莊復故官累遷至僉都

御史撫治蘇松合下賕吏望風解印蘇故有三
昇八人聞瑞至去其四
爲政一以通民隱抑強橫之主訪知民間產
白奪裁抑過當吳中刁民訐告紛然鄉官亦自
於是諸大家絕不便瑞給事中戴鳳翔言瑞注
乖憲體瑞言蘇松四府鄉官賢者固多屬民
少小民怨詈非一日矣訐告紛紜等求其故者
得反之也鳳翔不考厥初論臣今日謂民爲虎
不知鄉官二十年爲虎小民二十年爲肉先奪
其百今償其一臣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若臣之

罪殊有可言臣任官九月矣賦役未見均平軍民未聞
壯禁誣訟而訟未息禁靡俗而俗如初謂扶弱而貧者自
貧謂抑強而富者自富鳳翔誣臣小而忘臣大營營止嬰
臣誠懼焉吏部竟因吳中諸公不便瑞調瑞仍以都御史
總督南京糧儲瑞上章求退復言言官論臣皇上不加罪
責復得遷秩臣蒙聖恩廣以大矣臣竊謂今日皇上有銳
然望治之心而群臣絕無毅然當事之意苟且因循排獎
牽制動自諉曰時勢則然哲人通變變人無奮志治功不
興臣兩經論劾衆口叟叟臣尚執是實見得是也孔子曰
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總督巡撫大小不同施之有爲則一

臣尚欲以身爲障回旣到之狂瀾以身爲標開終古之門
路蘇軾有言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有爲臣
日夕念之但任事在君臣孚契尤在年力精強而臣則衰
矣惟聖上賜臣歸休永終田里臣再有言臣叨任巡撫凡
所施爲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求成法民利與興民
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仍勅繼臣之臣勿以臣受謗
輕易臣事勿謂鄉官過客口大難犯不可不原小民口小
不得上聞不行體恤仍勅閣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虛應
故事揆目待遷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
之志不求合俗事必認真閣部臣之志趣定而後言官之

是非公閣部臣若以徇人爲是不然臣言是庸臣也是不
以堯舜之道事皇上也宰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少成
功皇上何賴焉宋胡銓告其君曰詩云勿聽婦人之言今
舉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亡何解任瑞自始
仕至此凡二十八年日食飢蔬冬不具裘鞞穿至一再葺
家居累被薦萬歷中大學士張居正有意深求海內正直
之臣私授意廣東御史撫營之御史直至山中視瑞瑞殺
雞食御史無他饌御史嘆服去居正死上特起爲南京副
都御史未至尋以爲南吏部右侍郎時七十二歲矣節日
就道客或勸曰盍姑辭瑞曰凡辭而進者爲名耳老臣耄

矣受天子特達之知當有特達之報豈嫌以犬馬餘齡避
帷蓋恩哉既至官歲餘治如其前平生居頃之疏治安之
要大要謂欲安百姓當先守令欲督守令當嚴貪墨今貪
吏滿載論劾不止蓋起於改枉法贓八十貫絞律而隨雜
犯不威刑無以懼淫太祖高皇帝時有剝膚實草之誅以
大墨而先臣霍韜嘗議復枉法律絞之條請今倣爲令因
力舉時政責備司道撫按以及內閣六部諸臣而總歸儉
德於天子雖天子亦難之瑞所言復枉法律蓋極言貪吏
之當威論者遂謂瑞欲以新國重典行清平之世有二御
史劾奏瑞不近人情極詆爲奸進士彭遵古諸壽賢顧允

成皆駁二御史言不是保舉瑞坐視職爲民瑞竟以南京
都御史卒官年七十四亡子賜祭葬居久之左都御史吳
時來卒而得謚禮部郎中于孔兼言時來蚤以論劾嚴嵩
杖戍顧其晚節不終不宜予謚謚宜瑞遂賜謚忠介瑞平
生極服孟子鄉原之論嘗謂聖賢之教欲人得其真心率
真心卓立俗表聖賢也昧真心自餒浩氣鄉原也今天下
人心患入鄉愿最深其所爲僻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
稱賢士大夫善游世儕俗者乃鄉愿也作嚴師戒自箴曰
師名神立腔子下而誨之瑞而不知之乎天與爾完節而
當完而心毋疚中餒氣毋矜能諱鍼毋外爲強舌而內愧

影衾母洵洵易操而末流靡淫母質冕參裳媚恥於中襟
母妻妾宮室動念而自底陸沉有一於此不如鹿死之音
葉夾及者嶺南名士也莊帝初嘗上萬言書平居爲瑞主
祀之凡事禱而後行曰嘉靖之朝諫者三楊爲盛其季則
海瑞瑞上疏時予方爲童子里巷皆言瑞名夫四君子者
其平生所學有不苟然者矣豈一時慷慨烈丈夫也哉瑞
巡撫江南大不滿吳中巨室之口王世貞爲作直中丞詩
而于孔兼爲瑞請謚固吳人也蓋瑞意則善而江南刁巧
固未易與爲直爾王世貞直中丞詩死事易成事難君不
見直中丞批龍鱗食馬肉中無黑白止有徑寸丹中丞未

下馬安得中丞與白日俱出來照我中丞旣按部安得中
丞與白日俱向暮中丞隘貴豪不能令貴豪助弱民但縱
纔口信信中丞寬租稅不益甲家饘粥但飽吏胥腹小家
累乾餼日日寫訟詞大家不得寢金錢米帛出參差一分
賄吏胥一分賄小民一分充餒贖從此轉無涯訟師人人
富但恨無十腕兩腕指節痛吏胥人人富但恐作富人復
來小家訟小家人人富作富不得均展轉自爲閩江南百
萬戶戶泣且訴生不愛冰與雪但愛得雨露中丞自廉
亦自直百損不得希一益咄嗟哉齊景桓未可忽龍逢比
干非俊物

跋

昔讀明史至公諫世宗一疏竊歎其立言正大發乎
至誠雖拒諫之君亦為之感動太息至於宦官宮妾
咸心折其忠此豈中無所主取辦於一時血氣者哉
同治歲在己巳予奉

命來守是邦得讀公與邱文莊集合刻即府志所謂備忘集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稱其振頑醒瞶為救時藥石尤愛滌穢

解結非大黃芒硝不能取效數語道盡公生平心事
蓋公之學問以剛為主得孔孟惡鄉愿集義養氣宗

海忠介公集
旨觀其司鐸南平不愧曹月川霍州之教瀉安叅評
首啟呂新吾明職之箴嚴師教戒一篇得力尤在不
自欺雖平日罕言性理而致知力行其造詣固已深
矣夫生死出處貧富取舍之間在聖賢祇盡其所當
為而胥於是乎徵道力焉公志孔孟之志故發著者
若是瓊之士庶靡不樂道其事蹟以為鄉里光而或
未窺公之深予因讀斯集而闡明之俾取法者知所
趨向云後學馮端本謹跋

重建海忠介公祠記

莆田彭 鵬撰

品行之高出於學問公之忠貞耿介公之學問為之也世
乃以為血性之剛不知公矣今觀備忘集文章經濟皆足
千古而治安一疏尤言言至情言言至理非有大學問而
能然乎故夫以末秩而折權要非妄也以小臣而觸天威
非狂也以盛位而甘清苦非矯也於理見得真於心存得
正於氣養得充蓋自藏修之年即著嚴師教戒而凜凜於
虧影辱先則學問固超然遠矣余不敏學問不逮遠甚然
區區之心時欲以公為法吾師乎吾師乎豈有歷其里登

其堂見其廟模狹隘而不亟為更新也者顧是役也躬之者余成之者黃副使國材而董修不辭勞者賈太守棠姚郡丞哲是皆有志師公且欲瓊之士庶皆知取法乎公者嗒人盡師公天下何事不可為哉天下何事不能為哉庸書於石以俟以未幾而泚辭要非是也

平古而宗文一氣次言言至靜言言至野非有大學問而
高由外學問公之忠貞類介公之忠貞類介公之忠貞類介公
莆田道 凱

海忠介公像



公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於萬曆十五年秋八月卒於官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謚忠介賜葬祭

御祭文

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秋八月二十五日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沈鯉 諭祭於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謚忠介海瑞曰惟鄉高標絕俗直道禔身視斯民由已饑寒耻其君不爲堯舜矢孤忠而叩闕抗言增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攬譽勵澄清之志迨起家於再廢乃決歲而三遷巖

石其瞻卓爾舊京之望素絲無染哀然先進之風綜銓務而議主懲貪領法臺而政先釐弊若金在冶百鍊彌堅俟河之清九泉莫及特頒祭葬爰賁始終鄉靈不昧其歆醴焉

公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啟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爲具飲百姓哭之罷市者七日

皇帝遣與公同里行人許子偉護喪歸瓊安葬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兩岸無隙地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

疏

向來廣為咨詢所賦誠懇與眾共濟之誠熾百里不
 望奇勳與眾同心人皆手贊茹爽補遺安華與出上
 萬無失之謂市者十日
 不致有失也其不為其與世之金士大夫與具
 不致有失也其不為其與世之金士大夫與具
 不致有失也其不為其與世之金士大夫與具
 不致有失也其不為其與世之金士大夫與具
 不致有失也其不為其與世之金士大夫與具

海忠介公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平黎疏

治安疏

乞正赦款疏

辨黨邪疏

改折祿米倉糧疏

開吳淞江疏

開白茆河疏

處補練兵銀疏

革募兵疏

乞終養疏

被論自陳不職疏

告養病疏

卷之二

策

治黎策

訓論

訓諸子

參評

知縣參評

縣丞參評

主簿參評

典史參評

教官參評

陰陽官參評

醫官參評

老人參評

里長參評

生員參評

吏書參評

申文

申海南道陳雙山文

稟帖

稟鄆都揭帖

告示

勸賑貸告示

禁革積弊告示

示府縣嚴治刁訟

示府縣狀不受理

禁印書籍

保甲告示

保甲灋再示

招撫逃民告示

條例

鄉飲酒禮

杜絕送迎

聽訟

開礦

卷之三

序

壽南瀛吳公八十一序

壽王堯山六十一序

壽顧母何氏八十三序

賀兵憲見庵陳公榮膺三朝錫命序

賀衛趙侯軍政視篆兼督屯序

賀大尹趙三山榮獎序

賀二守陳後溪榮獎序

賀李東城榮獎序

賀景竹王千兵榮膺軍功

賀屈元禮生子序

賀廖錦臺膺首薦序

贈高弼軍陞指揮使序

贈東裕馬侯榮獎序

贈趙三山德政序

贈顧肖坡榮獎序

贈鍾從吾言灑陽掌教序

贈參戎以吾晏公改西海序

贈定安博真君香齋邑事序

贈顧弘宇築髮序

贈丁敬宇父封君壽誕序

贈郡侯肖野郭公府保壽序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膺榮序

贈吳願庵二尹旬容序

卷之四

序

贈大尹吳秋塘德政序

贈恒所劉侯膺榮獎序

贈養齋蔡太守悔察序

贈總督府凝齋劉公平八寨序

贈羅近雲代丈安定田序

贈文昌大尹羅近雲入覲序

贈李太守母七十壽誕序

贈霜柏陳先生得獎勸序

贈黃村趙先生陞靖安大尹序

贈林東臯考績序

贈喻遂川得撫按獎勸序

贈毛帶江陞天台大尹序

贈陳侯丈祕成功序

贈喻遂川獎勸序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序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參序

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贈王朋江陞寧波太守序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參序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贈顧懷東晉京兆丞序

贈黃體齋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序

贈周柳塘入覲序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汴水尋源卷序

註唐詩鼓吹序

卷之五

記

脩學宮記

樂耕亭記

誌銘

黃恭人林氏墓誌銘

龍南令鴈峰吳公墓誌銘

梁端懿先生墓誌銘

贊

贊蕭氏一門二節

書簡

啓劉石圃誠意伯

啓譚次川侍郎

復郭夢菊

復史鴈峰太僕少卿

啓史方齋瓊知府

復葉立齋陳熙齋諸年丈

復熊鏡湖軍門

啓熊鏡湖軍門

復周柳塘瓊州知府

復趙大洲閣老

再啓閣部高申元諸公

復淳安大尹鄭諱應齡

復侯星吾潮州知府

復史方齋瓊分巡道

復徐繼齋尚寶少卿

啓譚次川侍郎

啓劉帶川兩廣軍門

啓殷石汀兩廣軍門

復胡杞泉都掌科

復歐陽相庵掌科

奉二守陳南川書

與瓊鄉諸先生書

復巡按龔懷川

復總督凌洋

與博白大尹林仲和

復分守道王川吾

議論

嚴師教戒

卷之六

論

出處

嚴光

朱陸

泰伯論上

泰伯論下

孟子爲貧而仕議

清風集

周公使管叔監殷

使畢戰問井地

孟子道性善

鄉愿亂德

其嗟也可去

出

